

# 在日本歲中



謝冰瑩著



遠東圖書公司印行

在 日 本 獄 中

謝 冰 瑩 著

遠 東 圖 書 公 司 出 版  
鐵 風 出 版 社 發 行

# 緊要聲明

查本書著作權為本公司所有，有原書作者謝冰瑩先生立有授與著作權契約為憑，故任何個人或團體均不能侵害著作權。查有上海掛表出版社者，未經出版者，私自翻印，侵犯著作權。除由本公司派員嚴予制止外，如有再發現，本公司當依法追究。特此聲明。

遠東圖書公司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六月一日滬一版

## 在日本獄中

定價國幣

(原埠酌加郵匯費)

元

著者 謝冰瑩

發行人 浦家麟

出版者 遠東圖書公司

發行者 鐵風出版社

上海北海寧路保原坊十四號

鐵風出版社各地分社及各  
各地書店均有代售

版不  
權准  
所翻  
有印

## 前奏曲

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二日的早晨，因為忙着弄飯吃，連報也來不及看，便匆忙地出了門，這天我是去訪那位和我通了三次信，見過一回面的日本女作家林芙美子，（現在她已成了我們的敵人）下了電車，見到有警察在檢查行人，便覺得奇怪！『難道今天又是日本什麼紀念日，所以又戒嚴？』我心裏這樣想，用着很從容的態度從人叢裏穿過去，不知怎的，他們這回沒有光顧到我，總算萬分僥倖。

在林芙美子那裏足足地坐了三個鐘頭，談到她的生活，和她創作的經過，以及放浪記製成了電影等等，回來覺得很疲倦，進門就往席子上倒，想睡覺。

『謝樣，『滿洲國』皇帝要來朝日了，你知道這消息嗎？街上這兩天很熱鬧呵，大家都在準備歡迎。』

大烏公寓的管理人小川這樣很高興地對我說。『喝？有這回事嗎？怪不得今天街上戒嚴。』

我懶洋洋地回答他，心裏像嘔嘔吐吐似的難受。

還有比這更痛心的事嗎？自己祖國的大好河山被敵人的魔掌抓去了！溥儀，這不要臉的漢奸，自己做了敵人的傀儡還不算，居然還到日本來朝什麼烏日，丟盡中國人的

臉，給光榮的中華民族史上，寫下了最污辱的一頁，誰不切齒痛恨呢？

我越想越氣，口裏幾乎要冒出血來了！但是讀買新聞上，那條用紅的特號字標着的「滿洲國皇帝來朝，是我大日本帝國的光榮」兩行字刺激着我的眼睛，使我很自然地又拿起今天的報來看。

幾乎今天的報紙專為歡迎那位傀儡而出的，除了登着他的相片和他的簡歷外，還有許多歡迎他的論文，以及關於籌備歡迎他的經過等等。

「明治神宮的門口，紮着宮麗堂皇的綵牌，牌上掛着日皇和「滿皇」的肖像，凡是經過那裏的人，都要脫帽鞠躬，大門口，日本國旗和「滿洲」國旗交叉地樹着……「滿皇」來的那天，要舉行盛大的歡迎會，無論中韓的留學生，都一律要去歡迎……」

看到這裏，我的心好像要爆炸似的痛起來，我實在忍受不下了，除了把報紙撕成粉碎外，還用拳頭重重地在席子上捶了幾下，正在這時，小川歪着腦袋進來了。他滿臉通紅，好像喝醉了酒似的，一進門就向我發牢騷：

「警察又要我捐錢了，真麻煩啦！」

「捐什麼錢？」我趕快把撕碎了的報紙藏到背後去。

「不是告訴過你「滿洲國」皇帝快來了嗎？不論是住家或者開店的，每家都要捐錢在本街上結綵懸燈，掛日本，「滿洲」兩國的國旗，「滿皇」來朝的那天，每家還要派

代表至少二人去參加歡迎……」

我再也沒有心思繼續聽下去了，火上加油，我恨不得一拳就把老頭兒打死。

「我剛回來，很疲倦呢，小川樣，等下再談吧。」

他聽到我的逐客令，沒精打采地出去了。

吃過午飯，夾着書包，正在穿鞋上學的時候，突然兩個便衣偵探來訪我了。

「你是謝樣嗎？」

那位矮小的偵探問我。

「是的。」

「你想上學去嗎？」

高個子偵探望着我手裏的書包問。

「對了。」

「滿洲國皇帝要來朝日，你知道嗎？」

「從報上看到了這個消息。」

「你去歡迎嗎？」

「不去！」

這回答，使他們怔住了。

「爲什麼？」

「我是中國人，爲什麼要去歡迎他？」

「那麼你反對『滿洲國』嗎？」

「當然！」

「好的。」

矮偵探微微地笑了笑，連忙從口袋裏抽出一本小記事冊來，在上面匆匆地寫了些什麼字，然後很客氣地向我點了點頭說：

「你上去學吧，再見。」

黃昏，我從學校歸來，正在弄晚飯，又有兩個穿黑制服的陌生客人來訪了，不用說，這又是偵探。

他們的問法和下午那兩位一模一樣，而我的回答却比前次更倔強。

「假若你那天不去歡迎『滿洲國』皇帝，那麼打算怎樣過日子好呢？」（因爲報上載着傀儡來的那天，各學校停課，所有學生都去歡迎，所以他們這樣問。）

「或是去看櫻花，或者在家看書。」我冷淡地回答。

「你是愛惜那一天的光陰嗎？」

他說話的聲音是那樣溫柔，態度是那樣和藹，令人感到日本的偵探是特別「親切」

的。

「不！絕對不是爲的這個。」

「那麼究竟爲的什麼呢？」

「爲的我根本不承認有什麼『滿洲國』，更不承認有什麼『滿洲國皇帝。』」

我的回答是這麼不客氣，不『親切』，自然會惹起偵探的怒火上升，然而出乎我意外地他們只彼此望着笑了一笑，說聲『了不起，了不起！』便走了。

一位朝鮮朋友告訴我，今天有好幾個中國留學生被捕，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晚上，我老是睡不着，想到傀儡來的那天，自己不知道要發生什麼事情，四個偵探的面孔，不時地出現在我的腦海中。



# 最新書

## 第五號情報員

仇章 著

本書著者仇章先生不但唸誦古今兵典，閑熟用間之道，更以寶貴之資料，豐富之經驗，用生花妙筆矯建姿態，費兩載心血刻畫我無名英雄之偉蹟，而為我特工同志在抗戰過程中對敵特務機關在香港，海防，廣州，九龍等重要軍事地帶激烈之搏鬥場面寫下光榮的一頁，故本書實為我國反侵略戰爭中的一部間諜史，亦為我特工人員的一座紀念碑，情節緊張動人，尤其餘事，四版五萬冊早經售罄，現五版出書，印數無多，欲購從速。

仇章 著

## 遭遇了那支間諜網

本書與「第五號情報員」為姊妹之作，前段曾經簡寫成「第一號勳章」由中央秘書處印行五萬冊袖珍本。（非賣品）分發全國各戰區咸認為最優良的軍中讀物，中間一段亦經略寫為「忠節之問」寄給美洲聯邦雜誌以英譯發行海外現經作者重行整理將徐州撤退，臨沂大勝，濱州突圍，隨棗血戰，香港，海防，廣州，保衛諸戰役我特工人員與前線野戰部隊馳騁沙場文武合一與敵特務機關搏鬥經過一氣呵成，而作者征戰大江南北，和太平洋幾個重要軍事地帶，尤使敵特務機關聞之心驚胆寒，張自忠將軍對本書遺序謂「仇先生之諜報文學不祇有助於抗戰之今日，且有助於用間之將來，一再展讀，至感珍貴」，故本書不獨為抗戰中的無名英雄的寫照，亦為抗戰中具有歷史性的寫作，內容曲折緊張廿餘萬言讀者自可介紹！

上海遠東圖書公司發行

# 在 日 本 獄 中

## 目 次

前奏曲	一	一三	死的威嚇	七七
一 櫻花開的時候	一	一四	審判書	八三
二 入獄的第一夜	一〇	一五	意外的命運	九二
三 會心的微笑	一七	一六	出獄以後	九七
四 一天的生活	二一	一七	敲詐	一〇三八
五 『你是女兵嗎？』	二六	一八	特別衛士	一〇
六 補襪子	三四	一九	搬家	一一四
七 板壁上的標語	四二	二〇	偉大的同情	一二四
八 摺草紙	四七	二一	逃	一三〇
九 鐵窗外的陽光	五三	二二	在海輪上	一四一
一〇 生與死的掙扎	五八	二三	回到祖國的懷抱	一四六
一一 第二次審問	六二	記後	來了	一五三
一二 受刑	六八			

## 一 櫻花開的時候

我是四月二日才由阿佐ヶ谷的『櫻之家』搬到下目黑的大烏公寓來的。這裏只有一間六疊半的房子，自然沒有『櫻之家』那三間精緻的小房來得舒服，本來我是不想搬家的，但爲了有幾個交換教授的日本朋友，都住在目黑的附近，因此就毅然決然地搬了。

起初一個多星期，我非常過不慣新居的生活，一直從目黑驛走到大烏，從來沒有遇到一個中國人，和我同住的，自然都是日本人，住在這樣的環境裏，精神上雖然感到寂寞，但對於練習語言方面，却佔了不少的便宜，慢慢地我對大烏發生好感了，這並不是大烏本身有什麼好處，我仍然住在那間窗戶朝北，整天看不見太陽的房子裏，是的，我最不滿意的也就是爲了沒有太陽這一點；可是自從發現了櫻花的那天起，我就開始贊美大烏了，原來從目黑驛到我的住所，坐『巴士』（公共汽車之譯音）有兩站，步行最快也得二十分鐘，要不是趕上課的鐘點，我照例是慢慢地走去，慢慢地走回的。有時我雖然疲倦得似乎要倒下去的樣子，但爲了柏油路上的兩旁，那些含苞待放的粉紅色的櫻花牽引誘着我，使我忘記了疲勞。

遠遠地望到大烏完全被包圍在櫻花叢裏，前後左右都是青翠的松樹和粉紅色的櫻花，我想將來等到一齊開放的時候，真不知道是如何美麗呀。

好幾天以前，朋友們就談起看櫻花的事情，如果要了解日本人的性格和習慣，最好去參加他們的櫻花節。有位朋友還說了一句這樣有趣的話：

「要描寫日本人的醜態，非在櫻花節去尋找材料不可！」

這是句實話，在狂熱的櫻花節裏，不但可以看出日本人的浪漫，瘋狂，淫蕩，而且由這些男女兩方面極端的放肆，彼此調戲和接吻擁抱裏，你可細細地研究他們完全爲了平時受封建制度的束縛太嚴，男女很少有公開交際的機會，加之日本是一個新興資本帝國主義的國家，女人已經商品化了，一般窮苦的青年學生和勞動者，自然沒有機會得到性的滿足，而女的方面呢，娼妓或者藝妓是爲了招攬生意，所以打扮得花枝招展一般去看櫻花，至於整天關在閨房裏的那些怨女，自然只要一旦有了機會從籠子裏解放出來，怎叫她不像餓狼似的去尋找野味呢？因此，凡在日本住過的，誰都知道看櫻花的目的，不止於櫻花，主要的是看那些在櫻花之下狂歌亂舞的瘋子。

關於地點，我已和鍾敬文先生夫婦約好了，先到寶藤樣那裏看白櫻花，然後去飛鳥山或者稻田登戶，小金井一帶看紅櫻花，因爲那幾處是櫻花特別多的名勝地。

這簡直使我有點不相信，燦爛地開在路旁，開在樹叢裏的是真的櫻花，我真想不到牠是開得這樣快的，昨天剛看到硬挺挺的樹枝上打着豆大的花苞，而第二天却開得滿樹鮮紅了。

這難道不是一個夢嗎？是的，這是一個夢，而且是生平沒有做過的，當我被鎖進鐵門裏，躺在那冷冰冰的硬席子上的時候，我還以為明天可以去看櫻花呢。

我決定第二天去看櫻花的晚上——永遠不能忘記的四月十四夜——在武田家補完功課以後，她母親送來我們每人一杯熱騰騰的咖啡，還有一大盤點心和一籃橘子。她恭恭敬敬地跪在我的右邊勸我吃點心，武田忽然問我：

「今天偵探還來麻煩你沒有？」

「沒有，只有前天來過兩次。」

「你怕不怕？」

問這句話時，他是帶着開玩笑的態度，而我却認真起來。

「笑話，怕什麼呢？」

「到底是當過兵來的勇敢，連偵探都不怕哩！」

武田君的母親最會說話，這時笑得我幾乎喘不過氣來。

「爲什麼伯母這樣怕偵探呢？」

我像孩子似的反問她。

「就是因爲我沒有當過兵呀！」

哈哈，又是一陣大笑聲，充滿了溫暖的小房裏。（那時他們還燒着「火鉢」。）

從武田家出來，已經是十一點了，一輪淡淡的月光，從松林裏射在一條小石子路上，我懷着一顆寂寞的心在冷清清的道路上慢慢地走着。

——今晚有月亮，明天一定是晴天，正是看櫻花的好天氣，還是早點回去睡吧。我想着，立刻加快了脚步，走進了大鳥公寓。

「謝樣，你回來了！」

這難道不是真的在做夢嗎？我剛氣喘喘地跑回來，一進門，就有一個偵探在歡迎我了。

「有什麼事嗎？」

我很客氣地問他，的確，我那時一點恐懼心都沒有，因為前天已竟被他們查問過兩次了，每次都是十幾句話就打發走了的，我想今夜應該也不能例外。

「是的，請進來坐坐，有話和你談。」

我們一同走進了小川的房裏，這是一間兩鋪席的小房間，陳設着一隻小小的寫字檯，和兩張似乎特地爲我們早已準備好了的椅子。

「請坐！」

那個穿着一身青色制服，深灰色的呢大衣，有一口仁丹鬍子的老偵探很客氣地站在旁邊說着，他等我坐好之後自己才端端正正地面對我坐着。

「剛才散步回來嗎？」

「是的。」

他的像鷹一般的視線，開始在我的週身掃射了，看樣子，他是在特別注意我的表情，但這一點是值得驕傲的，我非常鎮靜，好像若無其事地和他閒談。

我這時隨便觀察一下房子內外的環境，整個的公寓寂靜得像墓地一般，平時起身最早睡得很晚的小川也不見了，也許他已經睡了罷？

偵探的身材不高不矮，面部的輪廓和他那種一舉一動都現得溫文爾雅Gentleman式的態度，誰看得出他是偵探呢？要不是他在半夜裏跑來偵查。

他不慌不忙地從大衣口袋裏摸出一包香烟來請我吸，日本人普通的習慣是不請人抽煙的，無論是至親好友，都是各抽各的，他這種故意的客氣，當然是別有用意。

我拒絕了之後，他燃上了一支含在嘴裏，同時摸出一本日記簿來從容不迫地開始他的工作。

「有些什麼朋友在這裏？」

「是下的下目黑嗎？」

「不，東京！」

「很多！」

他聽到我說很多時的語氣特別響亮，不覺失聲地笑起來，他將日記簿打開遞給我，要求我把所有在東京的朋友姓名，職業，住址，通通寫下來，我說了幾個日華學會的理事名字給他聽，他的臉色突然沉下來了。

「不！不要寫他們的，要寫其他的日本朋友和中國朋友的。」

「其他我不認識什麼日本朋友，中國的太多了，凡是在這裏留學和我認識的，都是朋友。」

他把頭搖了幾下，我又反問了一聲：

「你要他們的名字幹什麼？」

自然，不消說，我是知道他的用意的，但他只是笑了一笑，又另換了一個問法：

「你認識山邊米子嗎？」

「認識。」

「怎麼認識的？」

「她是中野女生宿舍的下女，我曾在那裏住過很久。」

「中條樣和神近樣都認識吧？」

「不！」

問到這裏，他好像要暫時告一個段落似的，再也不繼續下去了。



他又燃上了一支香烟，默默地好像在思索什麼。

「沒有別的事了吧？我明早還要上課呢。」

我很不耐煩地站了起來。

「對不住，請稍爲坐一下，讓我們再談幾句。」

這時我真生氣了，一方面是時間已經過了十二點，精神確實有點支持不住，同時想到約好了潛修明早六點在新宿驛相會的，我要在天還沒有亮就要起來煮飯吃，因此今晚再不能不睡了。

「謝樣看過了櫻花嗎？」

偵探見我不耐煩，故意找機會和我胡扯。

「還沒有。」

「我們敵國弘法大師做的「伊呂波」歌，謝樣曉得唱嗎？」

「不曉得！」

我的回答是這樣粗聲厲氣，誰知他不但不生反感，而且津津有味地在紙上寫着用四十七個假名做成的伊呂波歌同時口裏還唸着：

「伊，魯，花，拉……」

我心裏想，日本的偵探究竟要高明一點，他還知道用種種方法來延長時間。